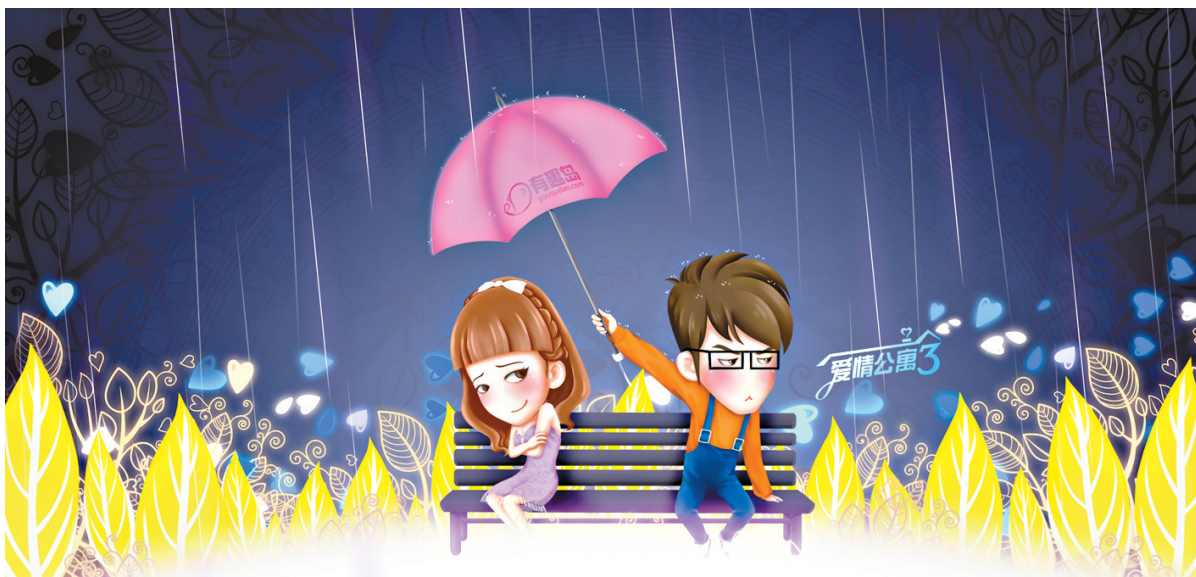


父母爱情，不会轻易沧桑



我向来以为父母那代人中并不会存在爱情这样的东西，成长、相亲、结婚生子、柴米油盐的流水线下，如果有什么情愫的话，那大概也只是亲情，即便再有什么，只怕也会立时三刻淹没在琐碎的生活中。我总以为对于父母来说，所谓婚姻只是两个互不算讨厌的人一起搭伙过日子。

记得小时候，我问过妈妈：“你爱不爱爸爸？”妈妈迟疑一会儿，只抛来一个白眼，说：“什么爱不爱的，又不能当饭吃。”我带着这样的回答悻悻离开，继续翻开《围城》，似懂非懂地看着方鸿渐周旋在与孙柔嘉的婚姻之中。那时觉得爱情可真是奢侈啊，爱的人离开了，不爱的人却时时出现，甚至要一起走过一生。

“婚姻仿佛金漆的鸟笼。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，笼内的鸟想飞出来；所以结

而离，离而结，没有了结局。”也就是那时候吧，我便在心底坚决地在婚姻与爱情之间划了一条鸿沟，看过再多的童话和偶像剧也不能改变我的想法，只觉得那些你情我爱的故事总在两人紧紧相拥时戛然而止，生活总会将两人从温暖的怀抱中分开，而前路也总是昏昏暗暗、索然无味。

自小我就没见过爸爸对妈妈有过明显的爱意表达，只有在每年的情人节，我会被爸爸塞50块钱推出门，在众人瞩目下窘迫地攥着花和巧克力回家。后来在我16岁时，爸爸去世，起初那几天我和妈妈总是不能平复，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两个人躺在床上睁眼到天明却一夜无语。头七那天凌晨，我睁眼望向窗外的月亮，期待早点睡着有斯人入梦，却听到妈妈突然开口：“生你的时候，我疼得不行，当时你爸就在我旁边，汗流得比我都多。我一边使

劲儿一边掐你爸的胳膊，生完你我都快背过气儿去了，你爸的胳膊也青了一块儿。后来听你奶奶说，你姥姥还跟他们道歉，说对不起啊没生个儿子，你爸就在旁边抱着你傻笑，你当时又紫又皱可你爸就是不撒手。等我再睁眼，你爸就把红糖水递上来了，他说啊，亲爱的，你辛苦了，女儿真可爱。那是你爸这辈子唯一一次叫我亲爱的，我也被这句话骗了快20年。可是这个混蛋怎么就抛下咱们两个走了？”说着说着，妈妈又流下了眼泪。

忽然间我明白了，那眼泪是爱情，那句“混蛋”是爱情，那个记了20年的“亲爱的”也是爱情，那都是我曾不相信的婚姻里的爱情。

我突然想起曾问过妈妈的那个关于爱情的问题，此刻再看那时接到的那个白眼，充满了无限羞涩。（猫嘍）



被需要很快乐

小区对面新开了家超市，经营超市的是位60多岁的老人，她腿脚不好，拄个拐杖。很多人背后议论，一定是儿女不孝。我常去她的小店，后来知道老人原是教师，因为类风湿性关节炎病退。这病我外婆有，二十多年几乎没下过床，人瘦得皮包骨。可是眼前这位，神清气爽，谈笑风生。老人说，怕痛整天躺在床上，肯定萎靡不振，她是长期坚持锻炼的。比如每天为顾客找东找西，就是一种锻炼。

后来，我认识了老人的女儿，她说，老人当年得病时，自杀过好几次，怕出事家人整天守着，什么也不让她干，结果在家里住了两年，病情越来越严重。后来老人自己说，这样过着，比死还难受，想出去做点事情。这些年，在子女的支持下，老人摆地摊，开书店，卖小菜，做家教。虽然累，但很快乐，她感觉到被需要。

至于大家的议论，女儿说孝心不是用来给别人看的，只要母亲开心快乐，别人怎么看都无所谓。

作为子女，让父母快乐享受当下，才是重点。孝心不是做给别人看的，真正的孝，是当父母老了，不仅老有所养，还要老有所乐，老有所为。（刘亚华）

·纪实连载

还没长大就老了

(3)

■文/成龙 朱墨

不用替身亲自上阵

《龙少爷》之后，我合作至今的编剧、老搭档邓景生开始从好莱坞电影中寻找灵感。最早给他启发的就是斯皮尔伯格的《夺宝奇兵》。他希望做一部充满枪战动作和特技打斗的电影，最终我们一起创作出了《海上剿匪记》。也是在那个时候，我开始尝试在编剧方面进行团队创作，就像今天好莱坞的工作方式一样。

故事背景是20世纪初，一伙海盗摧毁了一支香港舰队，我饰演水警队长马如龙。这个剧本里面还有两个重要角色，一个是本正经的警官，另一个是当地的无赖骗子，他们的加入为这个紧张的故事带来很多幽默元素。

在我们讨论剧本的时候，就很清楚只有两个人能够胜任角色，他们就是我的大师兄洪金宝和师弟元彪。这不仅因为我们三个人都已经在片场摸爬滚打很久，擅长特技动作表演，更是因为我们非常熟悉对方，只要一个眼神，或者一个细微动作，就知道对方在想什么，这种无默契会让动作戏的拍摄事半功倍。要知道，我们三个可是连洗澡都站在一个浴缸里面洗的那种交情。

在这部戏中有一幕最重要的特技场景，展现的是我在经历过一连串街头追逐，终于爬上旗杆并且跳上一座钟楼的顶部之后，又从上面直直地掉了下去摔到地面。经过多番讨论，我们确定这个镜头没法用替代方式完成，你想要这个画面，就只能用真人来演。我当然要亲自上阵，没有疑问。

动作组开始思考怎样在中间增加阻力，降低我下降的速度，让我不至于摔死。最后你们从成片中可以看到，挡在中间的只有两层布篷而已，而整个高度大概是15米。

确定拍摄方案之后，元彪用犹豫的眼神看着我：“你确定这样可以吗？”

我一副很有底气的样子：“没问题，咱们可以先试试看。”

剧组先做了一个跟我同样重量的沙袋，从钟楼顶端把它扔了下去，在穿过两层布篷之后，沙袋落到地面瞬间破裂，沙粒飞得满地都是，我有点傻眼。不过我还是坚持：“一次试验不能说明什么，咱们把布篷再绷紧一些试试看。”这次的沙袋比较幸运，它完整地落在了地面。

那时在香港拍电影，如果不是在棚里，而是实景拍摄的话，只要在街上一搭起布景，就会对周围的生活造成很大影响。刚好这次拍戏取景的地方是个停车场，我拍戏又向来慢工出细活，布景一搭最少也要几个月，这下很多人的车子都不能正常停放了，每天都要把车停得很远再走过来，附近的交通被弄得很糟。还好大家都对我们很宽容，但这也导致所有人都会来现场围观看热闹。

就在准备拍这段戏的时候，不知道是谁透出了消息，说我会从那个钟楼上跳下来，而且不用替身。这下可好，此后每天那些写字楼的人、卖东西的人、过路的人，都跑来现场张望。尤其一到吃饭时间，每人手里都拿个碗跑来片场，一边吃一边抬头看，我就站在楼顶上慢悠悠地说一句“今天不跳”，大家就会很无趣地散掉。

其实尽管已经做过试验，但是临近拍摄这场戏的时候，我心里还是越来越打鼓。每天都会往下一看一看，在心里盘算，这么高的距离，底下接住我的就那么一小块布篷，摔得往前一点，头会断，摔得靠后一点，脚会断，到底应该怎么摔？每次给自己鼓个劲儿，心想咬咬牙就拍了，但一站到那个边缘，想到那个碎掉的沙袋，就会不自觉地往后退。

明日关注：我就是个神经病

·小说连载

知行合一王阳明

(11)

■文/度阴山

“这和尚终日说什么，终日眼睁睁看什么！”

二十多年的追寻，二十多年的苦闷，足以让王阳明把红尘俗世抛到脑后。他在静坐中想了很多，建功立业没有平台，又不能突破理学的大山而寻到成为圣贤的钥匙，文学家的迷梦又被他亲手刺破。他此时唯一的精神支柱只有佛道。

佛道的确能解脱王阳明的苦恼，终止他前半生的迷茫，只要他能放弃一切。但是，他还有个心结。这就是他的家人，尤其是他的父亲。毕竟，他是个儒家士子，儒家提倡的第一道德就是孝，他说服不了自己去违背这一道德。

终于有一天，他在静坐中从胡思乱想中睁开双眼，以一副如释重负的口气说道：“亲情与生俱来，如果真能抛弃，就是断灭天性！”他站起来，走出山洞，深吸一口气，外面的空气新鲜纯净，原来俗世才是最亲切的呵。他和佛教说了再见。

而就在几天前，他在静坐修行导引术时成功预感到了几位朋友的到来。可当他的朋友们大为讶异时，他却叹口气说：“这是簸弄精神。”在和佛教说再见之前，他已经和道教说了再见。

第二年，他又为自己和佛教的分手举行了一场怪诞的仪式。这场仪式发生在杭州。他在一座寺庙中看到一个枯坐的和尚。据知情人透露，这个和尚已不视不言静坐三年。

王阳明笑了笑，就绕着和尚走了几圈，像是道士捉鬼的作法。最后他在和尚面前站定，看准了和尚，冷不防地大喝一声：“这和尚终日口巴巴说什么！终日眼睁睁看什么！”这句话就是传说中禅宗和尚的禅机。所谓禅机，就

是用含有机要秘诀的言辞、动作或事物来暗示教义，让接收方触机领悟。

不知是王阳明的禅机触动了和尚，还是王阳明的大嗓门惊动了和尚，总之，和尚惊惶地睁开眼，“啊呀”一声。

王阳明盯紧他，问：“家里还有何人？”

和尚回答：“还有老母。”

“想念她吗？”

和尚不语。一片寂静，静得能听到和尚头上的汗水流淌的声音。最后，和尚打破了这一死寂，用一种愧疚的语气回答：“怎能不想念啊。”

王阳明露出满意的神色。他知道，自己对佛教的判断是正确的。他向和尚轻轻地摆手说：“去吧，回家去照顾你的母亲吧。”

第二天，和尚离开寺庙，重回人间。

什么是洒脱？王阳明用他的行为告诉了我们：该放手时就放手，不必计较付出多少。王阳明在辞章、道教、佛教上的付出如海洋般深沉，在这三方面的成绩几乎是他半生的心血。然而，他一旦想明白，说放就放，连个犹豫的眼神都没有。

王阳明用他和辞章、佛道的一刀两断指出了一条心法：只有放弃，才有日后的得到。如果你在付出的人事上得不到快乐和人生价值的答案，它就是一个包袱，甚至是五行山，只有放下它，才能轻松上路，继续你的前程。

现在，王阳明轻装上阵，只剩下了军事方面的建功立业。他又回到起点：想要建功立业，必须成为圣人，而圣人必须要从儒家理学那里获得密码和能量。

看上去，曙光，像是再一次出现了。

明日关注：和佛道一刀两断